

### 〈為什麼不提早紮營〉

你以為婆說婆有理，對方不支持就是不愛了，你繼續趾高氣昂下去吧！殊不知命運令你不得不低頭。

\* \* \* \* \*

伴侶相偕共行看似浪漫無比，然而多數時刻，單一關係的經營卻實在需要耐心。墨蕾特別珍惜這趟旅程，只因平時在東島，即使和貝銘同住一個屋簷下，然而各忙各的，直到夜裡爬上同一張床，有時聊沒幾句就睡著了。在這裡不一樣，因為除了走路、吃飯、紮營和睡覺，就沒別的要做了。他們於是擁有大量的時間相處與對話，儘管多數時候是墨蕾分享，但夠輕鬆時，貝銘會回應。這對他們彼此來說，至關重要。

「愛」是變幻莫測的東西，戒指或花環都只是理想的象徵。細究愛本身，若沒有持續交流理解，難以追蹤流變，有時是對方變了，有時是自己變了，愛不可信仰，只能經營。

然而兩人的差異卻那麼大。墨蕾擁有高敏感知覺、隨心所欲、重視自然環境；貝銘則腳踏實地、按部就班、關注營地實務和里程進度。這天天氣晴朗，一早才出發 15 分鐘，就遇有開闊景致的山頂，墨蕾坐下看望對面群山，用吃掉一條花生巧克力棒的時光品嘗陽光的安靜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幸福其實很簡單。」後頭站著的貝銘卻低低回應了：「走到這裡並不簡單哪……」

墨蕾轉頭，看著貝銘笑了，她躺下看著藍天與晨風中搖擺的樹，遠方有雲海陪伴。她喜歡這裡，知道不遠處的林子裡即有營地，難得遇到好天氣好地點，她想像在林子裡呆坐、漫走和寫字一天，多好。和貝銘提議不如提早紮營，貝銘卻否決了。

才開走 15 分鐘欸……他都還沒暖身，墨蕾就想紮營？貝銘沒法自在應對墨蕾各式跳脫計畫的突發奇想，這麼早紮營，一整天要做什麼？明天是不是要為此多趕路？

墨蕾自知突然，多解釋幾句仍無法達成共識，她了解貝銘的性子，只好按耐住衝動，背包上肩繼續往前。她有不滿，但沒有說。山徑途中，樹林間閃爍變幻的光線與流動萬千的顏色移轉了墨蕾的注意力，秋日的森林真美！她錯過的遺憾被自然慰問了，卻耿耿於懷於貝銘不能理解她的需求，而將其解讀為任性。

有一種旅程是這樣子的，風光明媚鳥語草香、地勢路況恰如其分、而且氣溫宜人，只是人不和。人若不和，再天時地利皆枉然。即使墨蕾為樹林間萬花筒般的光芒讚嘆，秋日轉色的葉子充滿各種調皮與創意，她仍無法否認內心並不平靜，這使得她難以盡情享受自然之美，憶及過往貝銘一逕沉默的固執，她知道自己的妥協並沒有被看見，愈想愈不平。一路兩人皆各走各的，沒有說

話。在抵達預定目的地的庇護所前一英里處，是一片寬敞的林子，正是個平坦的營地，墨蕾躺在林間落葉堆之中，望著上方搖曳生姿灑落點點金光的樹林，葉子懂得飄落，但她放不下，也許一路都在忍耐，讓墨蕾宿營地搭帳的渴望變得強烈，又或她真的希望貝銘能讀懂她的需求。在貝銘如廁歸來後，墨蕾問貝銘，此處營地和下一個庇護所，他要住哪裡？貝銘選擇後者，這令墨蕾更不悅，貝銘忙解釋此處距取水點較遠不方便……墨蕾才發現，事實上住哪裡或許沒那麼重要了，她難過的是，她親愛的旅伴未曾將她一整日的期盼置入考量。

墨蕾心灰意冷，她沒有跟貝銘大吵，不想兩人浪費精力在這上面，氣氛已經夠僵了，以貝銘封閉的性格，吵開來不會更好。只是她堅持要住營地的選擇顯得不明智，委屈配合也沒被珍惜。墨蕾愈想愈氣，繼續行走，一團烏黑堵塞在胸口，兩人相隔的那段距離像一個動態的巨大凍結體。待終於走到計畫中的庇護所時，一股濃稠墨黑的情緒籠罩著兩人，冰冷且鋒利。本有另一位年輕男子坐在庇護所內休息，因墨蕾和貝銘的到來，弔詭森冷的氣氛讓他自覺不妙，默默退場。

吵、架、了。

不，他們沒有吵，只是冷戰。冷戰何其嚴酷。

\* \* \* \* \*

事實上，這預定目的地的庇護所條件極好，寬敞明亮，森林環繞，前方還有大片腹地可以使用……這庇護所條件愈好，墨蕾就愈不服氣，即使先前貝銘曾開口提及再繼續往下走半英里多即可到一個防火塔，那裡有三百六十度好展望，也可紮營。但來不及了，墨蕾不想再走了，說什麼都已經無效，不過是想要一個可以好好發呆、生活與寫字的營地，不行嗎？這個渴望始終沒受到尊重，墨蕾開始鑽牛角尖，她發現都是她的問題，她跟自己過不去，也跟貝銘過不去，即使今日有好處所可以歇腳，心情還是惡劣極了。

貝銘拿墨蕾沒辦法，午後的森林微風有光，楓葉都紅了，兩人世界卻無比冷淡，他們各做各的事，貝銘去取水、墨蕾曬外脹；貝銘煮熱茶、墨蕾洗手帕；貝銘去撿柴、墨蕾蒐集乾葉折細枝……即使互不搭理，默契仍在。那些難以言說的，就用實務的營地工作去沉澱去釋出，如此勞動好一段時間，墨蕾一個抬頭，貝銘站在對面，他略微生澀地張開雙手，顯得有些笨拙——這是一個驚人的改變，若不了解貝銘，不會知道這樣的身體語言對他來說有多罕見。墨蕾呆了呆，一股柔軟自心底湧生，鬆動了她的痛苦，她考慮別過眼不視，但她沒有，攜手相偕走到這麼遠，他們只有彼此，一直僵下去好煩好累，墨蕾臭著一張臉，身體僵硬地走上前，沒有張開雙手，但她將身體的重量交給貝銘，頹倒在他身上——兩個人終究是，擁抱了。

擁抱的幾秒鐘，墨蕾感覺身上有個枷鎖「喀啦」一聲打開了。才知用一整天的時間來對抗對方，是對彼此都殘酷的刑罰。她抬頭，夕照的金光斜斜散

射，穿過森林映照在他們身上，四處滿佈金幣也似的希望。

擁抱過後，墨蕾發現自己瞬間輕盈許多（應該要早點抱的），像多了一雙新的眼睛重新看望周遭。黃昏將至，橙金色的陽光讓山槭更紅、紅楓更豔，一陣大風吹過，楓葉片片如雨下，若非身歷其境，墨蕾真會錯以為這是什麼浪漫的電影場景！就那一眼，專心跟隨一片落葉翩翩飄落，細看那片葉子飛翔的姿勢，身體跟著放鬆跟著飄遊，與自然交流的秘密，就在這個當下。

何其有幸，置身其中，被風神與森林眷顧。

可若不是，若不是願與貝銘和解，墨蕾可能還被凍結在自己打造的僵局中。對抗了一整天精神已疲勞，儘管備好理好了柴，墨蕾卻找不到力氣生火了……她只想在落日餘暉中寫字、塗鴉、補綴頭巾。說也奇怪，此刻貝銘從那頭走來，手上握著一個火柴盒，蹲到柴堆旁，他決定生火的樣子，令墨蕾的臉閃現一抹溫柔。

**放過**自己與他人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否則，風光再美也與你無關。

親愛的小火苗，好久不見。這個秋天的顏色好精采，自嫩青、深綠、淺黃、泛紅、到深褐……天地間充滿轉換的力量，他們所屬的東島位於星球的亞熱帶，沒這麼明晰廣深的秋意。風又起，整座森林說好齊齊葉落，天空颯颯作響，多少紅葉這樣罷手了枝條，落地成塵，神秘堆疊著什麼訊息，墨蕾環顧四面的紛飛若雪，萬紫千紅間只覺一股深刻的幽靜撲面而來，就這樣被天地折服。承認自己經常粗淺愚痴，而只能默默行住坐臥，汲取信息。

他們並非來取經，經卷卻隨風朝他們飛來，無聲無息、無影無蹤。也就是這樣的魔幻時刻，能協助墨蕾看清楚多一點，關於她的名字、位置、身分、以及對過往的釐清。這才發現這庇護所多麼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，除了明亮寬敞、開闊的森林外，其水泉之豐沛純淨，也前所未見。

「碰！」一聲巨響，響徹四方，嚇到了墨蕾。這什麼？槍聲嗎？貝銘轉身，望向聲音來源處，那是庇護所上空。這聲響如當頭棒喝，瞬間讓墨蕾從如夢似幻的境界中回到現實，就像東島經典功夫電影正出神入化之時，突然間殺出了像小丑一樣的鬼臉，「碰碰碰！」連三響，簡直莫名其妙，墨蕾蹙眉，轉身與貝銘面朝同一個方向。

「是栗子！」貝銘莞爾，快速抓到兇手。

「什麼？」墨蕾一下沒能會意過來。

「栗子掉到屋頂上。」。貝銘悶哼，彷彿在笑。

墨蕾這才恍然大悟，庇護所旁有株老栗樹，幾陣風之下，把栗果吹落，掉在碩大堅固的屋頂上，才發出砰然巨響。

像小丑一般惡作劇，大自然真是太幽默。墨蕾開始懂得輕鬆看待，這一切看似詭譎實則簡明的探掘過程，高潮迭起。

晚餐一般簡單，是奶油義大利麵快煮包，路走多了，兩人食量日益增大，這天貝銘多下一塊乾燥泡麵，像為和解慶祝似的。結果竟還不夠，探探背包，再下些許麥片，最後墨蕾連喜瑞兒都拿出來吃了，默默承認精神的耗損會帶來

超乎尋常的飢餓。好在還有薑汁山粉圓的點心，山粉圓是東島特有的食材，在這裡異常珍稀，暖暖的宵夜下肚，墨蕾才感到滿足。

火光豔豔，在暗沉夜色下鮮紅地顫動，貝銘主動坐到墨蕾身後，為她按摩。墨蕾嘆息了，她闔上手上的本子，放下記事的筆，抬頭看到森林上空的星子，在宇宙看不見的深處閃爍顫動，低頭，前有火光，火心豔紅，一閃一閃如體內跳動的心臟，那是生命的起源、森林的秘密，當**地上也有星星**。

天上有星星，地上也有星星。墨蕾想起今日稍早走路時行經的山徑，中間有一段兩側為矮灌木叢，夾道相迎，它們的枝桠把山徑圍得如拱門一般，深長恰如隧道，走在其間，像被輕輕托起，兩側是深深的翠，翠到盡處，便成墨綠的黑。所以地上斑斕的陽光點點成為指引，閃閃發亮且陰涼，耐人尋味，那指引和現在周遭飄散的火星、柴堆中的炭心，多麼相似，地上也有星星——只有願意走入深沉暗影，無論是有形地貌又或無形的情緒，才能看見。

「星星」只是其名，你聽過這名字，輕而易舉說出，卻不代表你真的知道。星星的樣貌，包含無邊無際的宇宙。名字的重量，深不可測。

而墨蕾便是如此，慢慢摸索，認識各種名字的：認識「星星」、認識「愛」、認識「秋天」、認識「森林」……包含自己的名字，在每日每夜的經過中，採集、辨識、與重新照見，開展每一個名字的面容，並深深彼此滋養。

\* \* \* \* \*

是夜，暴風雨來襲，雷聲隆隆、大雨傾盆，夜半墨蕾睜開眼，底心驚詫不已，這狂風暴雨是怎麼回事？她驀地明白為何她自始至終就是沒法成功選擇哪個營地，貝銘要依了她，不論待哪個營地都將淒慘落魄。空氣異常冰冷，第一次她將睡袋拉束起來，封罩自己，沒什麼生命擋得住這天旋地轉的癡狂，她暗自慶幸讓自己更警醒。

黎明時分，風雨漸歇，墨蕾難得率先起床，離開溫暖的被窩，瑟縮著身子準備早餐。風大到她只得將爐具帶到床邊炊煮，有庇護所真好！她想為貝銘煮早餐，一杯溫暖的熱可可、一碗黑糖麥片粥，獨醒煮食的時光像短暫的僻靜，顧著爐火，看黯沉天色如何自灰暗轉而為明，如同自己。

貝銘起床了，他很開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兩人結伴去廁所，一路上滿滿都是新葉，地上、石頭上、水窪上、屋頂上……天地才剛洗牌完畢，放眼所見之處，滿是離散落葉，歷經劫數，仍在癱軟。凌亂飛散、發狂嘶吼之後，死亡與新生遍佈，仍舊是，一片天地。

庇護所內，他們安安靜靜打理好背包。上路時，陽光就出來了。